

# 說康熙

愛新覺羅·玄燁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代君主，年號康熙，人們喜用年號稱明清皇帝，本文也從俗稱他為康熙帝。



陳捷先

康熙的祖父是建立清朝的滿族

明君皇太極，祖母是影響清初三朝政局、蒙古出生的孝莊皇后（本名布木布泰，近代野史、戲劇中有稱她為大玉兒的，於史無據），父親是順治皇帝，生母佟佳氏是當時遼東漢族佟家的後裔，因此我們可以說康熙體內流著滿蒙漢三族人的血液。

由於康熙的生母是漢族的妃子，他在順治十一年出生後不久，父親又

寵愛上滿族的董鄂妃，他們母子在宮

中當然不會占有重要的地位。所幸祖母孝莊后很喜歡這個愛孫，不但關心他的生活，並且著意培育他，無論在增進知識或是行為規範等方面，都嚴加管教，這是日後康熙好學嗜書、勤奮理政又無不良惡習的主要原因。

順治十八年，康熙的父親病逝，在孝莊后的主導下，她的愛孫繼承了皇位，年號康熙，取「萬民康寧，天

下熙盛」之意。

康熙能取得大位，可能有如下的幾個原因：

一是自從清太祖努爾哈齊以來，汗位或皇位繼承都發生過問題，不是「奪立」，就是「謀篡」，而這些亂象孝莊后都是親身經歷過的。她從事件中發現軍權最要緊，所以她聯絡了當時擁有軍力的索尼、鰲拜以及上三旗的遏必隆與蘇克薩哈，任用他們為

輔助大臣，幫八歲的小皇帝理政，這樣可以壓制八旗宗室的反對派勢力。

二是康熙母親佟家，自佟養性、佟養真在努爾哈齊時代投降滿洲以後，他們的子侄如佟豐年、佟盛年等也都效力清朝對明軍作戰，後被編入漢軍八旗。佟盛年後更名為佟圖賴，為清軍砲兵的軍頭。入關後佟家在軍

中或政府任要職的人更多，有「一門數將軍，督撫滿天下」之譽，孝莊后讓兒子順治娶佟圖賴女兒為妃的原因，不問可知，說穿了就是掌握軍

權，以牽制吳三桂等三藩力量。

三是康熙幼年得過天花，對滿洲人一向恐懼的痘症有免疫力，新君將來不會像順治傳染上這種不治之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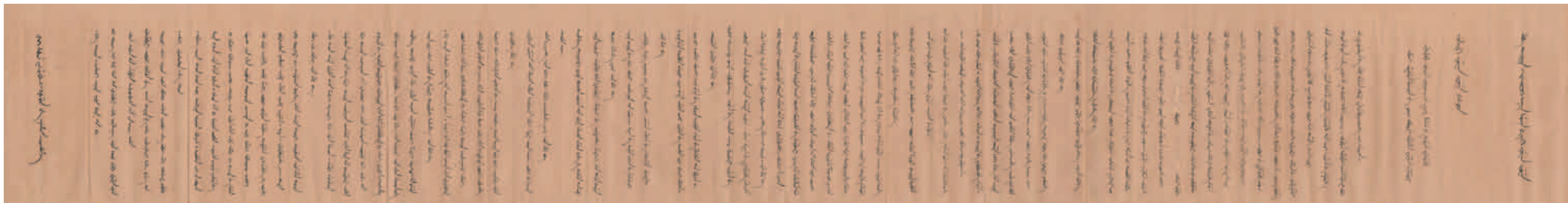
康熙雖然不怕再患天花疾病，但是在他繼任皇帝之後，面臨的嚴重問題仍然很多，首先是四大輔臣的專權跋扈。儘管輔政大臣們在就職前都宣誓過「保翊沖主，佐理政務」，

然而權力是會使人腐化的，不多時他們已不能作到「不結黨羽，和衷共濟」、「勉矢忠盡」了。鰲拜與遏必隆結黨，批鬥蘇克薩哈，其後更矯旨殺害蘇克薩哈；到康熙六年索尼病死之後，鰲拜竟囂張到在皇帝面前也敢「攔截章奏」、「呵叱部院大臣」，而且「文武各官，盡出門下」。小皇帝可能在祖母的指導下，乘鰲拜奉召入宮之時，將他擒拿，以三十條罪狀，判他終身監禁，如此才算打倒輔臣的勢力，穩固了皇權。

鏟除輔政大臣確使中央政府內部危機得到化解，但地方漢人軍頭的三藩力量卻是日甚一日的威脅著清朝皇家的存亡。三藩指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人，他們都是幫助清朝入關以及平定明朝反清勢力的將領，先後被清帝分別加封吳為平西王、尚為平南王、耿為靖南王（耿精忠是繼



孝莊后便服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皇帝 宣布齋拜等十二罪狀諭旨 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略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啓聖蕩平廈門金門圖 清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承父祖王爵的)。這三個藩王在順治末年因平定中國南方反清勢力而駐守雲貴、兩廣與福建等地，各擁重兵，成為割地自雄的大軍閥；清廷每年收入的稅金一半以上供他們花用，而他們在各地又「設稅卡、行鼓鑄、開私市、責重息」，甚至還有地方官員的任命權，簡直就像是獨立的政權一樣。吳三桂在雲貴一帶，兵力最強，有人請他舉兵反清重建漢人國家。尙、耿二人在粵、閩二省也是驕橫跋扈、作惡多端。康熙早已關心三藩行動，只待時機的到來。

康熙十二年春天，尙可喜以年老上書請中央准他回遼東老家，讓他兒子尙之信襲王爵鎮守廣東，皇帝批准他告老還鄉，但不同意讓尙之信繼承王位，並且說「父子分離」不好，「應將該藩家屬兵丁均行議遷」。吳三桂等聞訊，也上書請求中央「撤藩安插」，藉以窺探皇帝態度。沒有想到康熙不顧朝廷中有人反對撤藩，而逕自決定三藩並撤，並派出大員到各地去接收，以示撤藩決心。

吳三桂先是假裝恭順，帶兵遷



康熙南巡圖卷（局部） 清人畫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順治十八年春，正是康熙即位後不久，鄭成功率領大軍進發臺灣，打敗了荷蘭駐軍，建立了東都明京政權，他計劃在臺灣「創法制、修兵備、建學校、行科舉」等工作，可惜天不假年，他在第二年（康熙元



康熙帝戎裝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出雲貴，在康熙十二年底，大軍北上時，公開反清，自稱周王。不久廣西將軍孫延齡、福建靖南王耿精忠以及吳三桂在各地的黨羽，紛紛響應反清，加上陝甘等地也有王輔臣等起事，蒙古也有親王背盟，真是反清聲

勢「東南西北，在在鼎沸」。

康熙在如此可怕情勢下，不但拒絕了西藏達賴喇嘛的調停，反而下令殺了吳三桂在北京的兒孫家族，同時重用其他漢人將領討伐三藩，派大軍迎戰吳耿聯軍。結果反清陣營因不

年）就病逝臺灣，他的願望只能留待兒子鄭經來實現了。鄭經爲了不讓父親失望，堅持忠於明朝，維護名教。他一面把明朝的政軍制度移植臺灣，一面發展農商貿易，增加臺灣經濟實力。尤其在尊孔崇儒、推廣教育方面作出不少努力，使臺灣成了中華海外的樂土。可憾的是他參加了耿精忠的反清活動，結果與耿氏不和，造成復明運動失敗。在耗巨資、損士氣的打擊下，他黯然地回到臺灣，康熙二十年以三十九歲的壯年含恨病逝。接著權臣導演家變，把鄭經指定的繼承人鄭克塽殺害，其弟鄭克塽繼位，政權全操在馮錫范之手，不久文武內鬥，上下離心，康熙乃命施琅率兵征臺，結果鄭克塽等降清，臺灣也就內附清廷了。

康熙在征臺一役中，表現得很好，既有決心，也有信心。他啓用有決心征臺的施琅，而且任命後重用不疑，這可以說是征臺成功的動力與保證。戰後在臺灣設置府縣，屬福建省，這對鞏固當時清朝東南海疆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能真誠合作，「軍餉匱乏，軍士逃亡」，以及「恣意剝削，百姓怨仇」等因，終於喪失了戰鬥力。吳三桂在康熙十七年爲集合人心，在衡州稱帝，建元昭武，但未能改善情況，不久暴斃死亡。他的孫子吳世璠繼承帝位，也未見起色。清軍猛攻湖南、四川、廣西、貴州等地，吳世璠退守雲南。康熙二十年底，清軍陷昆明，吳世璠自殺，爲時八年的三藩變亂，始告結束。陝西王輔臣、福建耿精忠、廣東尚之信等都在清廷「既往不究」號召下，於康熙十六年前後投降。由此可知清廷是以恩威並施平定三藩亂事的。

在三藩動亂期間，康熙的鎮定心態、堅毅決心與正確策略，終於讓他完成了這項「守成兼創業」的艱難事業。而在平亂之後，他又逐步清除尚、耿兩家殘餘勢力，以滿漢軍人駐防南方，達成中央集權管理的局面，實在不易。

說到中央集權管理，當時的臺灣還是處於不被清廷管轄的地方，收復臺灣也是康熙的一大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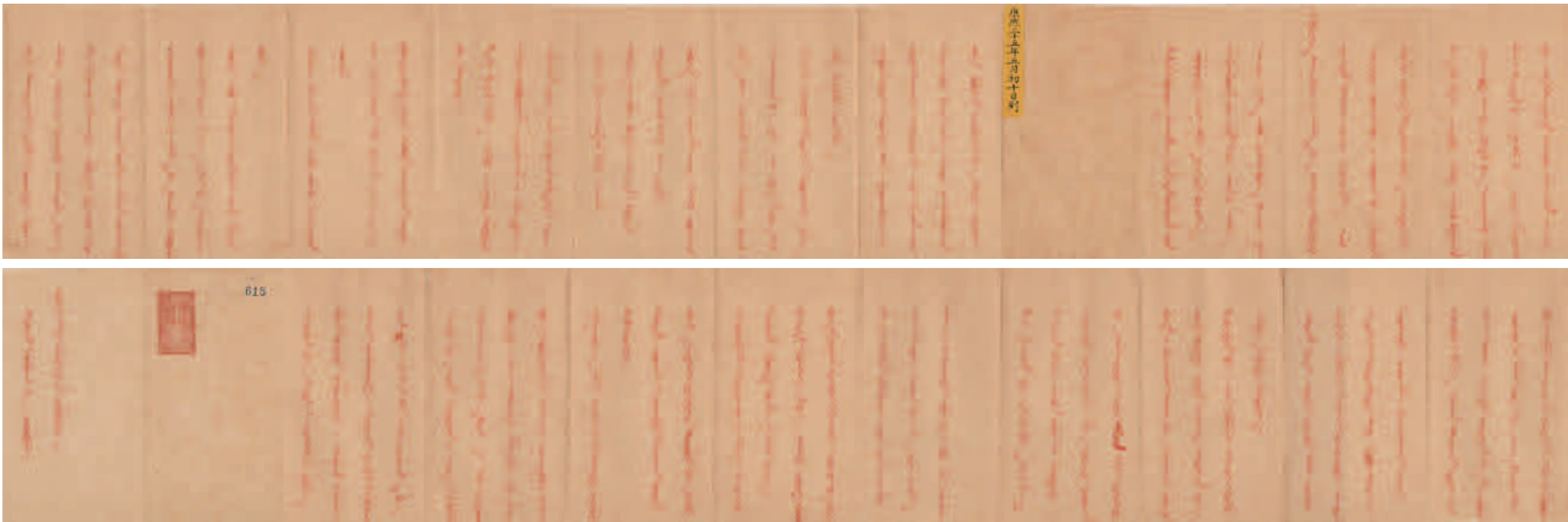
東南邊疆的問題解決了，康熙發現東北邊疆的危機更嚴重，那是帝俄不斷侵略的問題。帝俄爲尋求東方出口，從明末就向黑龍江一帶侵擾，占地殺人，無惡不作。在順治到康熙親政前，清俄之間至少在該區發生過七次戰爭。其後由於三藩亂事，臺灣用兵，康熙雖有心關注，但無力處理，直到臺灣內附建府以後，才開始研討對付帝俄之事。康熙本想以和平方法解除雙方的衝突，但幾次通使交涉無效。俄方不歸還侵占土地，不放回逃人，不停止侵略，並不斷的威脅恫嚇，康熙無奈，只好等待時機。臺灣戰事結束後，清廷於康熙二十四年發兵進攻雅克薩城，大敗俄兵，雙方約定俄人撤離該城，並保證不再返回居住。不料清軍在凱旋途中，俄人捲土重來，以致有第二次攻打雅克薩之役，結果俄軍被困，在彈盡糧絕下再次投降，同意正式締約。然而在清使赴簽約地時，途中碰上帝俄唆使的厄魯特蒙古領袖噶爾丹與兵攻打喀爾喀蒙古，道路不通，乃改在尼布楚簽約，因此《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

時，已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了。約中規定中俄兩國東部邊界，劃定以額爾古納河、格爾畢齊河和外興安嶺為界，整個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都是中國的領土。這是近世中國簽訂的平等條約，是康熙自主外交的成功表現，也保證了中俄東境一百六十多年的和平以及奠定日後東北建省的初期基礎。

前面提到的噶爾丹，他是當時厄魯特四部中準噶爾的首領，與帝俄友好，他在康熙二十七年發兵進攻東鄰喀爾喀蒙古，幾乎打垮了喀爾喀，也阻礙中俄簽約，使清方在土地上有損損失。喀爾喀多年來一直忠於清廷，因此康熙下令給予喀爾喀大量救濟，並臨時安插他們新牧地暫居。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再度興兵東侵，竟躍馬到了離北京僅七百里的地區，康熙決定親征，只是在征途中突然染病，不得不先行返京調養，清軍仍繼續西行，在烏蘭布通（今熱河赤峰縣西）與噶爾丹發生激戰，準噶爾軍逃散，結束了第一次親征。康熙三十四年，噶爾丹再次向清軍宣戰，康熙乃第二

次親征漠北，在昭莫多（今外蒙庫倫南）一役中，清軍又大獲全勝，噶爾丹「引數騎逃出」。康熙在回京慶功時，不料又傳來噶爾丹的「向清軍劫糧」消息，因此引起康熙不讓噶爾丹「留於人世」的決心。第二年乃有第三次親征之舉。噶爾丹事實上在經過幾次敗績後，已是勢窮力竭，根本無力對抗清軍了，結果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病死逃亡途中（清官書說他仰藥自殺似不可信）。康熙三次親征是國史上少見的事，他的膽識、勇氣實在過人，而他平定了噶爾丹之亂，也奠定了國家統一的基礎，實現了民族融和的成功希望。

準噶爾部的善後問題，康熙決定由噶爾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當領導人，因為他在清軍攻打乃叔噶爾丹時當過內應，建過功勞。不過策妄阿拉布坦也並非忠心臣服清廷之人，他後來反覆無常，甚至派兵入攻西藏，引起康熙末年兩次討準保藏的軍事行動，才把準噶爾的勢力趕回新疆。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清廷對西藏取得了更進一步的管理權，日後設置駐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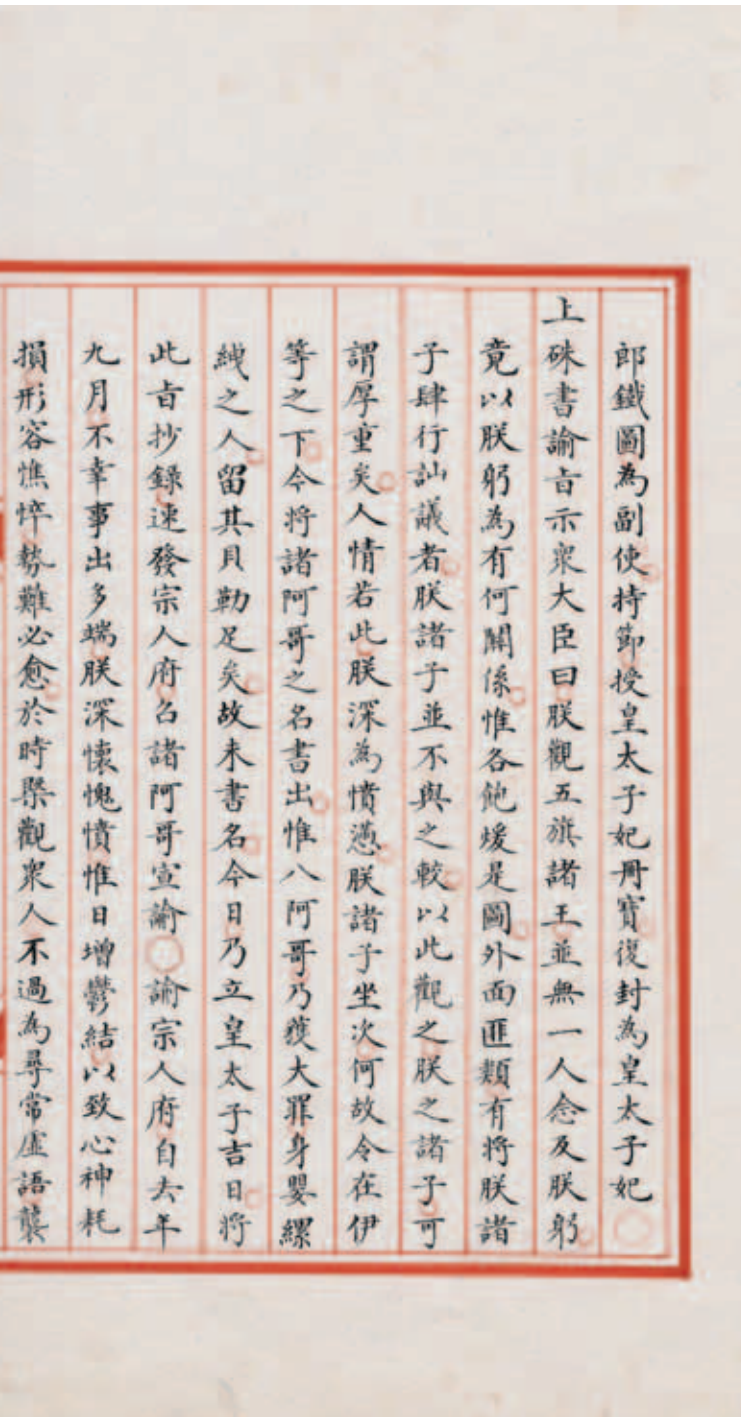
康熙皇帝 諭皇太子整軍進剿噶爾丹情形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臣、「金瓶掣籤」以及《藏內善後章程》等頒布大事，都可以說由康熙時代的友好關係基礎上逐步實現的，能說康熙皇帝沒有貢獻嗎？

在剷除軍閥割據與邊疆動亂的期間，康熙也對政府體制、財經政策、改善民生以及振興文教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康熙親政後，在中央他先恢復了漢人的內閣及翰林院，並正式

商為原則，一時國家經濟頗有恢復，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康熙自幼即勤讀儒家經史，親政後又得到漢人飽學大臣的日講研討，他逐漸的了解了漢族是一個具有深度文化的大族。滿洲人統治如此眾多的漢人，如此廣大的中國，實在有茫無涯際的感覺，他相信只有「以漢治漢」才能成功有效，因此他在祖先既定的政策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聯繫漢人、推行漢制。他照舊舉行科舉制度，給漢人出頭從政的機會。不但如此，他還落實加科、廣額，讓更多有志科舉的人能中式取得功名。同時又舉辦詔山林隱逸之士與博學鴻詞特科，羅致明末遺老遺臣，使漢人知識分子的反清思想淡化。他又利用漢族學者蒐集學術資料，編印圖書，表面上是復興弘揚中華文化，實際上收到了耗損大家反清思想與體力的效果。尤其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康熙雖以崇儒重道為官方哲學主導思想，但他更強調朱子的理學，而且故意淡化理學中原有的經世、憂患、變通等理想與使命的意識，只強調靜態的和諧關係與



康熙皇帝因廢儲以致心神耗損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小紅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六部為綜理政務的機關，使給八旗理政的權力大為減弱。他仍以內務府為服務皇家的單位，並新設敬事房專門管理太監。皇位繼承制度也仿行了漢人的立嫡立長，不讓八旗宗主干預皇權。其他如南書房的設置、密奏制度的施行，藉遊幸各地了解民情以及他長年的御門聽政，在在都是增加皇權、維護大清統治地位的手段。

社會平等的內容，大力鼓吹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朋友有信的綱常道德，使人人都成順民，皇帝當然就很容易統治國家了。總之，他的文教思想與政策中到處都是以功利為目的。

康熙重功利的文化政策還可以在他對西方傳教士與西洋科學的態度上看得出來。西方傳教士只要教人為善、遵守清朝法令、不違反儒家傳統的都可以在中國傳教，這樣的傳教士當然對當時安定社會人心是有裨益的。西洋科學中的天文、地理、數學、理化、醫學等等，比中國的先進，康熙本人就親身見到測量日蝕的精準，製造的火砲能打敗三藩與帝俄，而西藥治好了他瘡疾等等，如此有益有效的東西要學習、要接受。但是一旦傳教士遵從教皇命令不准拜偶像、拜祖先，特別不尊重他的皇權時，禁教令就立即下達了，傳教士也被驅逐回國，進步的科學知識也不再重視，顯然康熙心中的尺度是以他的皇權與清朝統治權為準的。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不難了解康熙算得上是一位偉大傑出的君主，

他深知自明末以來，戰亂天災，

弄得民窮財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康熙下詔獎勵人民墾荒，命地方官員興修河道，借給牛種，並減稅或免稅，讓人民蒙受實惠。在災荒之時，更有不少如賑恤、減賦、平糶等等顧惜民生的措施，幫助人民度過難關。康熙對工商業也協助他們發展，不論內地或外洋，都以利民、利

他統治國家長達六十一年，國史上確實少見。他的文治武功成就也很多，堪稱彪炳顯赫。他的家庭也是值得稱羨的，妻妾多達五、六十人，子孫、曾孫同時及見的有一百五十多個。可是他到晚年卻沒有享到幸福的天倫之樂，反而為兒子們爭繼承大位事，憂愁痛苦萬分。

早在康熙十四年底，皇帝仿行漢人立嫡立長制，冊立了胤礽為皇太子，作為未來皇位的繼承人。對於這位皇儲，康熙真是著意培育他的，為他慎選名儒當老師，甚至自己也在清晨上朝前教皇太子功課。幾次皇帝出外巡幸時，也帶著胤礽同行，以增廣他的見聞，希望把他教育成一位明君。還有在親征噶爾丹時，康熙讓胤礽在京中處理政務，訓練他的治國能力。可是胤礽在寵愛下卻養成放縱驕奢的惡習，加上後來又受朝中大臣政爭勢力的影響，他和皇父之間產生了一連串的不和，讓皇父非常失望。皇帝乃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以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肆惡虐眾，暴戾淫亂」以及無忠愛心、貪取財物等等

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專輯 譯名對照表

曾德昭	Alvaro Semedo	1585-1658
安娜·朵特莉琪	Anne d'Autriche	1601-1666
阿思那斯·柯契	Athanase Kirch	1602-1680
紀理安	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
貝爾納·斐洛	Bernard Perrot	1640-1709
羅德先	Bernard Rodes	1646-1715
樞機主教 黎世留	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
多羅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
衛嘉祿	Charles de Belleville	1657-1730
郭弼恩	Charles Le Gobien	-
格列蒙十一世	Clement XI	-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佛朗特	Flanders	-
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1610-1677
聶雲龍	Giovanni Gherardini	1655-1723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陸伯嘉	Jacques Brocard	1662-1718
尚-巴蒂斯特·柯爾伯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4-1738
洪若翰	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若望·喬登	Jean Jourdan de Groussey	-
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蘇霖	José Suarez	1656-1736
馮秉正	Joseph Marie de Mailla	1669-1748
馬薩林	Jules Mazarin	1602-1661
布格尼公爵夫人	la duchesse de Bourgogne	-
多吉公主	la Princess d'Orange	-
勒·默里斯克·羅斐茲	Le Maurisque Lopez	-
李明	Louis Le Comte	1655-1728
路易·勒·沃	Louis Le Vau	1612-1670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曼特儂夫人	Madame de Maintenon	1635-1719
瑪利皇后	Marie-Thérèse d'Autriche	
馬國賢	Matteo Ripa	1682-1746
劉應	Mgr Claude de la Visdelou	1656-1737
卜彌格	Michał Boym	1612-1659
巴路神父	Msr. François Pallu	1623-1684
嘉樂	Patriarch 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
伯應理	Philippe Complet	1623-1693
奧爾良公爵 菲利浦一世	Philippe I, duc d'Orléans	1640-1701
奧爾良公爵 菲利浦二世	Philippe II, duc d'Orléans	1674-1723
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1669-1720
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	-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賓先吧芝	Vincent Paets	-



罪狀將皇儲廢黜了。不料廢皇儲後，其他皇子開始爭繼的鬥爭，情況醜惡異常。康熙無奈只好在第二年三月再立胤礽，希望他能改邪歸正。但胤礽驕奢狂暴，一如往昔，並與「惡劣小人結黨」，康熙於是在五十一年十月痛下決心，再次廢儲，演出了國史上空前絕後的皇家醜劇。從此直到皇帝死亡，十年之間，未再冊立新的繼承人選。其間雖有大臣奏請再立胤礽，皇帝不予同意，甚至有官員為疏請預立儲君而被殺的，也有多人被充軍。總之儲君事成為康熙晚年極度傷心的憾事。

廢儲大事不但令康熙傷心，也真正影響到了他的健康。從現存的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先是失眠憂鬱，常以酒類麻醉自己，後來血氣不順，「心跳增加」、「手頭搖顫」、「足痛腳腫」、「不能動履」、「右手不能寫字」、「左手連臂，少有違和」、「羸弱已極，僅存皮骨」、「容顏頓改」、「觀瞻不佳」，這都是他自己形容他體弱多病的用詞。現代不少史家都認為他最後是因腎虧、

心腦血管等症逝世的，這種說法應該可信。

康熙活了六十九歲，在當年也是高壽之人了。他一生多姿多彩，除了是一位明君，在政軍文經上有輝煌成就之外，以一個自然人來說，他也是兼通中西的學者、造詣很深的書法家；他是農業、水文方面的專業人才，也對醫學有專深的研究，他對很多學科的才藝、技術都可以列入名家之林。他為人處世看起來相當謙和慈愛，但也常是外儒內法的；他在打倒輔臣、消滅三藩、內附臺灣、平噶爾丹、對俄作戰、用兵西藏等等方面，都表現得有決心、有毅力，乾綱獨斷，不變初衷，以致獲得勝利。然而在皇位繼承人選上，他卻立儲又廢儲。在御史奏事方面，他先反對風聞入奏，後來卻又鼓勵大家聽到就奏，即使是無稽的、虛假的也可以上奏。文人寫詩抒發情緒，像陳鵬年的《虎丘詩》，他未興大獄，還說「詩人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但是莊廷鑑修《明史》、戴名世刊《南山集》卻殺戮甚眾，淒慘

絕倫。西教西學也是一樣，先則採取開放接受態度，後來卻雷厲風行的禁止。還有開海後又禁海，開礦後又禁礦等等，這又作如何解釋呢？我個人以為原因很簡單，不是康熙個性上有反覆無常的毛病，而是他的一切行事都是以維護他的皇權與維護清朝統治權為主的。不倒倒鐘除內部與外部的敵人他能存在嗎？開礦使貧苦勞工聚集有發生動亂之虞，開海使外洋反對勢力有入侵機會，能不禁止嗎？康熙是以理想儒家仁君自居的，在中國這塊儒家多年耕耘的土地上，能讓西洋文化種子播種生長嗎？我們今天的看法也許有不同，但在當日的時空環境裏，似乎也不應該對康熙苛求太多了。況且自康熙四十年代以後，這位君主由於皇家變故與體弱多病，對很多事的創新改革已力不從心了，對政權的維護視為第一緊要事了。西學又事關學術、政治、宗教、民族種種的複雜問題，他能不顧一切的大力弘揚傳布嗎？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清史專家